

別紙 前修匠書と同方
編纂後存の集有るに
明瞭に誤るる如し

39. 11. 22

桑名前
修遺書

蒙齋先生文集

上

桑名前修遺書一

蒙齋先生文集

遺書編纂取極所刊



桑名故教授蒙齋廣瀨先生墓表
君諱政典字以寧後有所避改仲謨號蒙齋稱臺八廣瀨氏世仕
白河侯及後侯移封桑名徙爲桑名人祖諱某考諱某妣成合氏
君其季也性質直幼而好學寬政三年奉侯命入昌平費舍是時
侯新當國徵一時名儒致諸朝文學之盛號爲甲與君居費數年
學大進最以文章見稱其言曰有善讀一章一句者未有善讀一
篇者文到善讀一篇而後可始與言則可見其造詣九年侯擢爲
馬廻兼學頭未幾遷兼教授其後雖歷任庶職教授仍如故故人
唯知重其文章而已至其發于謀議見乎施爲有濟用之才則人
未必知也其知之在其邦人而知之之悉用之之至莫若侯之爲
最也其承間侍燕從容所言及屏入而語其事秘者皆不可知也
其著于事蹟者曾入奉行所與聞國政矣議所不合雖大臣必執

以爲不可、不爲苟止而妄隨、曾奉命巡視房總沿海之地者再矣、是時、侯奉幕旨、修二州海備、其置斥侯、設屯戍、具船艦、備器械、儲芻糧、雖事係一方、其實天下之大計、而有取君之議、可以見其濟用之才、然君則以不能專意于教導、而負侯興學之意爲懼、請免入奉行所者數、久而許之、文政八年、進用人、任世子傅、先是往來江戶、凡二十次、至是以傅世子故、移家江戶、其年疾作、請致仕者數、十一年、不得已而許之、使政帥襲其祿、明年二月十日、沒于築地邸官舍、壽六十有二、葬深川靈岸寺內長專院、君自初仕三十餘年、歷事老侯、今侯、待今世子、其於老侯尤受恩遇、嘗命爲君起書樓于其家、君辭再三、侯曰、勿辭、樓成、製記、名以勿辭、親臨以賜、君沒時、老侯疾旣篤、訃聞震悼、左右皆爲之懼、可以見其遭遇始終之際矣、夫侯之賢、上下相與、忠厚惻怛、固雖出至性、而君非有

所以致之者、何以得此哉、嗚呼、可謂賢也已、君娶青木氏、生四男三女、長養正天、養浩、冒瀨川氏、重隆、冒青木氏、季即政帥、女一天、二適人、文政十二年四月、阿波國學教官柴升撰、

蒙齋先生文集

成器前者以謂先生今在東都邸本館諸生不得親奉指引然如或得其文字所載以遵奉從事則亦無異乎手提而面命矣因請之先生先生可爲出其草稿以付成器成器與青木重威秋山勝鳴小野端駒并嶽分類繕寫得一百廿篇其榮使錄酬夢編有方錄使日光錄湯谷十日記轍轅錄諸編則別錄爲卷并藏于館庫其他靈山碑南湖記杖屏記等或刻鏤金石膾炙人口而未得其本者不下數十篇此亦與繼于今而作于後者侘日應復乞而錄之則後生小子其庶乎不失所表式矣文政戊子仲夏二十一日受業立教館教授片山成器謹識

環

卷之第一
與余語北門書
與南湖大夫書
與片山生書
與安井生書
復安井生書
復山口元亭書
復岡子言書
三松卷序
奉送芝蘭公子序
牡丹記序

蒙齋先生文集目次

第一卷 書牘

荅不破子温 與余語北門書

與片山生書 與南湖大夫書

荅南湖大夫 荅田君奇

荅田月堂 荅岡子言書

復山口元亭 復安井生

與安井生 復安井生

第二卷 序

雲游卷叙 三松卷序

會津舊事雜考序 奉送芝蘭公子序

從愛集序 牡丹記序

書畫帖序

世々之姿序

送茶山先生序

雲湖詩卷序

送蘭花河合君序

賜四明翁乞老設宴序

農器便利論序

洗眸百絕序

贈花亭岡本君序

送黑瀧僚師序

賀井口壽山百歲序

送本莊星溪序

白河古事考序

第三卷 記

尙齒會記

六圓館記

記作蘿蔔飯方爲月堂

浴恩園諸記

觀魚亭記

不思議丸記

古琵琶記

南山樓記

壯丹園記

十萬張弓記

敬簡堂記

登丹波館記

烏峰觀月記

頤山亭記

第四卷 記

七易齋記

游望嶽口記

棚墟記

山水樓記

猶香園記

對嶽堂畫記

曬錦亭記

三向樓記

一文字石記

背旗記

廉塾記

紙鶴記

游墨水記

高鍋山記

第五卷 題跋

書一賞三適後

跋窮玄掌覽

書井松卿詩後

書畫帖跋

題鄉賢卷

題雙鶴圖

題棕軒阿部公書岳陽樓記後

書河合蘭花君詠蘭集句後

跋鳩巢先生真蹟後

書琉球筆談後

松竹菊三卿詩卷跋

題書畫後

題芋圖

題南湖詩歌碑

川邊八幡古文書跋

片山生詩卷跋

題松窩所藏詩卷

書月堂所饋月餅

題豐公小堀遠州吉川惟足書卷

題岩城文書後

跋養老遊記

題藤樹翁致良知三大字後

題金城仁說後

跋星文良甲子山水圖

書中秋詩稿後

跋月僊墨竹以贈松山大夫菅南臺

題月瀨詩藁

題古器物圖後

書菴山石記後

為冠山老公題女公子遺墨

題仲遷所寄石川瀑圖奉呈翠關致仕大夫

第六卷

論說贊傳雜著

高祖光武優劣論

高祖論

銃字說

任齋說

翠關說

武侯贊

獼猴捕蟲圖贊

孝婦傳

鎌田將監小傳

自序

第七卷

碑銘碑陰墓表

鹿島浮屠碑

前田川瀧堰碑

致仕大夫三輪君碑陰

執政吉村君碑陰

常松元貫墓表

筆銘并序

五靈硯銘

感忠銘

鐘銘并序

祭栗山先生文

蒙齋先生文集目次終

話

蒙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桑名 秋山 斷 校

書牘

荅不破子温

典啓、山中辱書教、讀畢復始、字々皆清活、蓋漠然之氣、如白雲落紙、縮結成字者、使人恐俄頃間消散無跡、一誦高作、真如地仙之境界、其高不可及、何拙和之致、但吹萬不同、瓦釜亦鳴、錄呈拙詩、然極耻惡詩、不足爲清境誦之、聞敬卿子諒、亦日唱酬泉石之奇異、風雲之變態、恐已爲諸君言盡、請爲致意、微留其餘、以貽後人、不識、還日幾何、企踵不已、謹復、

與余語北門書

今日復得秋暑、常歲所不多有、今年頻遇之、但王事無盥、不暇游

放山巔水涯、平生曳杖之處、時來入夢寐耳、昨高堂集會一諾、將赴、兒子呱呱、前襟後裾攀援不置、相擁以臥、遂入睡鄉、講習之樂、與周公同之、不復覺得違約之罪於臺下、半夜愕然駭覺、所賴者臺下江海之量、能容物而恕之、不敢設飾詞、訴以情實、萬期面盡、

與片山生書

向者辱書字、未作報、尋復得書、及見示近詩、報悚何止、承足下因得家書、領僕近况、見足下厚於僕、而益耻僕之懶、鈴生南上、相逢爲歡、空谷足音、綢繆宜然也、中秋之雨、重陽之晴、南北不異、但所異者、北地無足下之詩耳、

公家稱足下之詩、容口不置、足下詩格調共進、一誦擊節、樂以忘憂、

公家固具眼、能知人、請益致力、僕雙日郡朝、隻日上學、獨以夜間

讀、書氣力疲倦、記性亦弛、雖有壯心、亦猶老驥在櫪、畢竟不得成事、足下少壯、宜於今時鞭策、並加股鑑、在僕不具、

與南湖大夫

市隱亭佳什展拆、一誦金石共響、近來寓目高閣中、未見淨練如此者、古人云、登高作賦、大夫之才、如臺下才高識偉、何必見之於登高之後、詰且見久生江戶牡丹詩、亦文字稍熟整、因竊歎本藩作家比肩而立、文事之盛、不惟他侯邦不可比、而可以誇後世也、南湖雅曲、爲月堂請敢煩揮染、更又轉致竹所契、背旗小記嘗奉誨、近得閑日、將即起草、未詳其事由之始末、乞見具示、近文三篇、附上穢覽、未別具草底、覽後幸速投還、頃者柴氏兄弟致栗山先生年譜、家世紀聞、先塋碑記三本、讀之以詳栗山先生終身之事業、待墓表草成而後亦呈覽、寒沍日嚴、爲國保裔是祈、十二月

十有四日、

附啓、近讀司馬公傳家集、賢相之態度、想像歎服、竊望臺下、宜以期待、敢言鄙感、以犯高明、然亦爲知己耳、乞不罪、

答南湖大夫

雪色照園樹、不恨開花之晚、鶯喉爲之嚙結、固知物不可兼美、栗山先生墓表草案已成、昨供

公家覽、即謹呈先塋記、年譜、家世紀、聞三册、省之足以盡先生終身、然覺逸事亦多、如墓表待下還、重呈之、不具、

答田君奇

昨忝墨誨、首春猶寒、鶯舌未滑、動履佳勝、以懣思渴、松卿詩、實如月旦、其才其病、可謂兩奇絕也、其才不唯於詩、可能見之、其讀國史、論典故、博涉浹覽、比之於病前、其所得者、更加幾許等、恨不使

兄親見而面聽之、至如鄙跋、則村野夫子常語、妄假稱譽、頗爲之發赤、謹閱高文、敢述鄙見、不識葑靡之下體、有一二可取否、世人動稱曰、事務繁積、無暇著作、今之仕而居劇者、莫如於兄之徒、而文辭益進如是、正使人無所諉避、僕約南湖大夫竹所西坡木圭諸盟、平生筆簡戲譎、亦用漢牘、是以諸盟大進、是當與兄之事併論也、故言及之、不悉、

答田月堂

得本月十六日書、以審清履康寧、聞松卿詩、及鄙文、經公清覽、蒙林祭酒品藻、實荷弟吹擊、如松卿詩、筆力豪壯、氣岸崢嶸、固足當其賞揚、如僕文詞、燕陋醜拙、內省深耻、雖然林祭酒天下儒宗、一字華褒、僕爲榮何復加之、古人已歎知己之難得、如僕於君則已辱

公之恩渥、於先達則蒙林公栗山諸名勝許可、於友朋則得月堂諸盟之不鄙、不知僕有何所能而得此天幸也、欲言之則近諛、欲默之則不可唯當、向知心之人而以說肺腑耳、忝見賀榮遷、實以不世之寵擢、只恐才不稱其職、崢嶸負太山、何得能移尺寸、報悞併至、請憐察焉、

答岡子言書

水滸人

停午退食、采雲在案、就以開拆、字々風流、使人忘君名在吏籍、閣高堂小圖、花竹繞圍、茅覆蕭然、向此中着簿書、似不甚稱、然那吏非如足下讀書人、則何使斯民得蘇焉、是以知大藩明公爲足下謀者失、而爲斯民謀者得也、苟爲斯民謀者已得、則爲足下那吏謀者、亦不爲失也、吾知足下必不悔、人氣平心虛、事務紛集、亦猶能處分得當、足下當閑靜時、不用飲食叢雜之娛、而寓心於筆翰

清雅之域、乃知是亦足下爲斯民謀之一端也、客冬奉尺一、至今稽報、請不罪、所寄之白扇、三年前揮寫反還、以爲已達、何圖致浮沈、今方探弊、篋得一扇、寫舊詩、謹以呈之、寄題茅樓佳什、灑落清澹、非復官途人之口氣、以見其與高堂小景相上下也、僕本一介儒生、職不出學館、將以是終身、不意誤蒙拔擢、進秩步兵隊長、入參政府、染指於小藩、鼎同僚朋友、賀以爲不次之遷、今臨書字、不得不聞、回便報急、裁謝艸々、不罪々々、

復山口元亭

領本月初七日書、以審近狀、子謝二書皆不報、君子一結交、但貴志之不變、書札來往、疏數有時、致然、何間之以下交之深淺、然足下嘗言、愚眼爲妨、作書後、不得消耗者、半年餘、予疑以爲無、乃足下眼未瘡乎、或不唯無瘡、而更得無加乎、故發書二回耳、心思之

日不置、今得來書、知其復常勤業、我心之去愁累、猶足下瘡眼中赤之日也、足下云、閏四月、買舟于關宿、以到江戶、然不知有何故而南行、如爲逐師、尋友求學、則言必及此、今其不告者、或不心之所樂者也、序利根舟行之景、以見示、以爲山水之娛、勝都人士女之豪華乎、予亦嘗詣江戶、冬月由此路、無月暗夜、所見則全無、而所聞則艣聲、軋々與同舟人之言語耳、乃露臥蓬外、手足龜縮、霜威迫人、寒冷不可言、至鴻臺、夜始明矣、赭崖峭立、松栢桓々、帶川繞野、數十里間、地勢無與是可相對者、如擁萬衆以據之、雖北條氏何能爲之、我視以歎、里見氏之陋也、唯有此觀、舟行之樂不曠也、今方讀足下之書、當時侵寒之苦已謝、而追想十年前之樂、藹然又發、而又恨不與足下共其行也、副啓所云、書齋額字、敢不敬承、然予書字之拙、足下蓋未知也、予每作字、輒自耻其拙、况於人

趣

觀之乎、然久欲學之、若幸進步、則假令不徵、亦請敢自作、但非二三年間用力之所能得也、來詩反復誦吟不置、文字平穩、意暢通暢、真可喜也、一二次韻奉復、幸賜是正、

復安井生

本月四日、成田伯溫書達焉、拆封得足下書、僕於足下、始未嘗相知、去歲伯溫來、出示足下文章、讀之見足下所蘊畜、喜其文之句穩字順、有古作者風、若學而不倦、知必有所至、故有與伯溫所語者、不圖伯溫還以是告足下、足下不以僕月旦爲失、乃許僕以知己之目、謀僕以聖人之道、讀書之方、兼又及作文之事、僕復因其書、以見其志之銳、好之篤、收功必速、造詣將深矣、僕之於學、雖不爲無志、知暗識淺、見聖人之學、博道弘、茫然不得知津涯所在、然猶不自量力之不足、欲強而不息也、故足下之所望於僕、女雖所

不能自處、而喜足下忝爲之枉問而切磋也、足下書曰、欽程朱之書、其深且切、聖人之道固在此、然於其訓詁援引之間、則亦未謂無可議者、僕謂其在達者、則所見固當然、雖程朱、其所以講究不休、終身求益于人者、蓋以未爲自是其說、而無所復加焉、是以有程先生所取、而朱子不從、朱子初年所是、而後復改者、苟使程朱不死、則今之所存、烏知猶不在改中也、夫經籍者、天下之公書、非程朱之所私、而程朱固不私矣、足下說應是也、雖然程子嘗曰、堂上之人、能辨堂下之是非、苟學非出于程朱之右、則其指擿不可得果當其歟、而無繆也、然是猶曰膚末耳、至于性命道德之要義者、講明已盡、無有餘蘊、雖聖人復興、亦將領而曰得之、誰敢置異論于其間哉、近世善言而非程朱者、莫如於仁齋徂徠、然天下弗以其非爲是、而反取其被非之是、而以爲是、程朱之難間如是乎、

如僕素因程朱之說、而知聖人之道、因知聖人之道、而益篤信程朱之說、寧從程朱、而致註誤、不欲負程朱而有得也、如幸終身勉學、間有進、差肩於程朱、諦視其是非、或有似足下之論哉、然是不可知也、如其曰去注讀本文、則朱子亦固旣言之、應大益於學者、或廣採古今群儒之說、而考之、或直就本文而熟讀之、其事非一途、欲要之程朱規矩、學必有得而不失其正也、如其曰文不徒就言語上講究、當一反窮之於吾心、何則吾心即聖賢之心、吾身即聖賢之身、而其所說之理、即吾心之理云々、其說以道文爲一、則僕已服矣、吾心即聖賢之心以下、頗似傷痛快、若學問成就、優入聖域者言之則可矣、在賢人以下地位、何遽得成此說、况身不免于下等、心胸挾雜私欲、猝然自許、指斯心爲聖賢之心、指斯理爲吾心之理、則必走於簡易率直、以爲自得、而無涵養周詳、

多之味、若一躓焉、則陷入新建之學、危矣哉、今之學者、無志者則已、苟有志則大抵多急功好高、不欲逐序而進、故有此病、足下齒富才氣豪、已有此資質、如取正路而趨焉、固在躓躓者不及、請處心於寬洪正大之地、從格物窮理之序、循程朱之指導、泝洙泗之源流、無恃已力、無挾已能、唯經旨是窮、道理是求、當緣經得道、莫以已解經、而無得焉者、吾不信也、僕於貴藩士、知堀江渡部二子、蓋皆年長於足下、經學文章、卓然爲一老成矣、意足下平居必周旋切磋、不知二子所見、與足下何如、必將有異者、若舉僕說示之、二子賜麗澤、其異同間、不有補於足下、則必有益於僕也、僕於朋友、每遽信而後或不能繼、此僕之病、欲矯而不能、今於足下始交之日、不覺婆心復動、是以言至過深、雖然是不唯所以交于足下者而致然、乃所以交伯溫、女女常厚待足下、而欲玉成、故僕亦致

過深也、足下所謂知己者、不可徒效少年之態、以意氣相投、而相許、非道得志合、則不欲當足下之呼、請待再賜答書、而將定名之爲、不具敬白、

與安井生

安井君足下、鄉者二回通書簡、究論道義、我雖有少挫折之、其言愷悌、未見有剛愎之氣、可謂君子之交、可庶幾矣、是以欲益結交之深也、雖然、僕之知足下也、始于見文字、思年齒之壯、才氣之敏、有待於他日、而未嘗論談反覆、究極底蘊也、蓋得于道而出于文、譬如覆水于高屋之上、流注四散、所可多者多、所可少者少、自然沾濕不勞筋力也、學于文而伺于道、譬如登大山、履險阻、足力疲屨、困顛窘阨、而收功甚寡也、然求道而不學文、則過門牆之外而不窺堂室之奧、不見其刻畫雕鏤、障壁精細之飾、不齧而食之、不

知膏粱之至味、身體肥養之深也。學文而不本於道，則雖日出數千言，如油炙車轂，風出橐籥，亦何異俳優多言，解頤絕倒，終日聽之無益于德。故予之作文章，其於議論，則常欲求仁義之途，踏聖賢之跡，存正大之氣，行誠實之心。於叙事，則語氣從容，遠離鄙倍，不傷乎過求物情，不失于裝飾失實。過求則使氣迫，裝飾則使事闕。故予作文，稿成置之坐右，顧而思之，必字句法有古人之不可言者，挾雜焉，或援筆抹之，或改換之，竭吾力者已至矣。而後復求之朋友，其指擿之當，固從而不吝，不當亦猶存之，求朋友者已至矣。而後復求之古人，靜坐清心，朗誦古文，每一篇，至數十遍，必視其詞語勻停，命意雅正，字句脩明，而篇章渾成。如此者數日，必編法有古文之未可作挾雜焉，即痛改之。而後我爲盡力也。而雖文有功拙，乃無耻于心也。練磨至此者，每鮮矣。未嫌于心，而示人者

常多矣。是輕浮之資與速成之私害之也。今呈舊文五篇，於僕之文頗練者也。若幸熟讀之，則僕心腸悉顯露，無所別藏。世人之結交，見其面聞其語，累月歷年，而後僅爲知心也。如僕則不然，苟人讀此文，則即能知僕矣。而道之所存亦見焉。雖積歲月在一堂，無復所更見也。欲聞足下平生於文所費之工夫，故畧及此。頓首頓首。

復安井生

郵亭致四月書，稽遲不報。梅天歛陰，暑光方赫，文候壯寧爲慰。前者所寄鄙文，簽記詳悉，一々指示瑕玦，深服感荷。或有即改，或有思而未改，要皆爲之加精練，非出足下之友益而何也。僕嘗歎近世風習偷薄，能熟讀經書，而深味道腴者鮮矣。况有熟讀韓歐之文，程朱之言，而識羽翼古經之有益者乎。况有熟讀朋友之文字

爬梳剔刮、纖芥必講、使其心得於聖道、而辭脩於古言者乎、求之久矣、而未見其人、則竟無得其人乎、今而不圖得足下、僕之所久求、足下其人也乎、僕雖貌老年、傾欲有進于道之志、則獨未老也、今視世之有才思而年猶壯者、多自許大過、而不切于進益、怠棄亦隨、志之衰老、有甚於僕之年齒矣、嗚呼、可惜乎、足下能出滔流輩之中、進取文章道德、志氣之壯且實、如弓之力勁而箭奔疾、川之源遠而流不休、得高文十餘篇、讀之而益信足下所見之實、文中有於鄙見所爲未安、即傍注奉還、亦非欲必後而即改、特以欲虛心平氣熟思、而有所擇焉、僕嘗謂、以汙下之質、學聖人之言、非一人之力所當能到、待朋友之益、以極精微、決是非、就公論、而求其正、而後或獲也、如護園諸儒、雖有出群之徒、師道失法、矜持殊甚、詆友扞人、於是所謂道者已失矣、而文辭亦不得其是、僕以

從

是爲股鑿、足下以爲如何、近文有數篇、欲錄呈請指擿、側欠謄寫者、手錄止一篇、餘俟後信、不備、六月十一日、
於大藩文儒、鈴木君最爲舊、近欠書疏、請面次致音爲幸、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蒙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乘名 秋山 斷 校

序

雲游卷叙

釣江湖者、細綸芳餌、以乘舴艋、相深淵、徐々而投之、於是青鬃紅
 尾、錦鬣雪鱗之儔、形象萬殊、駢首銜尾、爭趨而食之、是其得魚之
 道也、夫世之有求于人者、無得於釣漁之道、則其爲獲不多、而以
 術成之者、則陋矣、古之人或懸黃金爲釣、或列酒樽爲餌、以招四
 方之賢、然志名高者、固以此爲不潔、不肯陷也、故雖以王侯不能
 多致也、安子直家在白河下邑、每有文墨之士訪其家者、詩若國
 雅、請其所長、以求手墨、因綴朱欄紙爲卷、以待焉、夫白河之於奧、
 寔其咽喉、天下之東轅、而驅者、未嘗不徑、而奧之松洲、羽之象瀉、

則天下名山水皆讓其甲而相挹者也。彼文人有登覽之好者，平居浸淫，而其游欲防于斯。子直爲東道之主，迎而送之，則松洲象瀉已爲其芳餌矣。其所獲，篇積章累者，將非經久也。予書其卷首以倡之，亦似爲子直糾綸作鉤，欲加獲之多者乎。

三松卷序

壬戌暮秋，湖月亭成矣。

公駕往而過之，湖山秀色，媚人勸酒，有白板盤盛菜，公捫之，且呼川柳翁曰：「是可以爲扁也。」孤爲汝題數字，汝亭命名何如？謹對曰：「庭有三松，未得所以名。」

公即書以三松字，女畫高古而猷勁，翁逡巡奉謝退，遂顏其室，使善畫者三人，貌其松各一株，又題詩及和歌者各三人，以華其榮。夫翁之於松，其植三株，而求詩歌及画之三者，偶然而已，是蓋天

所予翁之數也。翁家世以三字爲服文，姓又爲川氏，川橫見之即三矣。人之生于世，多中年夭折，而不得保遐齡者，而翁則壽而壯也。壽而壯者，世偶有之，而多不遇于時者，而翁則終始其寵榮也。壽而壯而終始其寵榮者，世偶有之，而多子孫不繁滋者，而翁則有子三人，有孫九人，羅列目前也。是既其所得于三，而又有將得世之者，始以良有司，掌國財用，以事三世之君。今則乞老就閑，以風流清賞娛樂，我又見其二變也。將必繼之一變，仙骨神相，不復塵世之人，見彼三松之榮枯，壽艾至不可算矣。然則我不知翁自此而往，可更得幾多三數也。然其松也，三之尤著，且數之所始也。予不善于詩画歌之三者，故猶爲之序，得三百餘言。

會津舊事雜考序

一

會津之於奧、大鎮也、檢之載藉、古蹟也、察之地形險要也、古昔王綱開張、制度整理、每州必置府、而屬府之邑、皆拱而環焉、奧之爲州、廣且大、以一州地居天下五分之一、而會津別爲一都會、故名雖非府、其實統屬大乎他之爲州也、於是達官高族賢明仁知之人、接踵受任焉、遺風之所本、微惡之所由、文獻之躡跡、鐘鼎碑記之歛識、名祠巨剎之興廢、常衆多于他州、可以傳于後世而供好古之覽者、顧當其時、不可勝數也、但前世之述不備、後人之考索不至、則凡事之可以喜、可以愕、可以鑑而戒者、霧散颺沒、開國數千歲後、茫乎將如草昧之日、是有志之士所常慨以慷也、向井翁生于隄、囊之餘、收四郡興廢之佚事、編集以成、其三百年間、其事近矣、多證而可知者、使人閱之、瞭々如親在其世、俯仰以見之、推上其上、則採錄董々無幾也、蓋事蹟泯沒、翁雖好古、其如之何

矣、嗚乎翁之前一二百年、又有一向井翁、以錄其事、泝至無窮、則巋然邦家之典型、足爲後世之徵矣、失之既往、不可復追也、無之續將來、則可深恨也、向井翁已創之于上、若有體裁森嚴、續爲一著述、我儕後人以爲悅、而翁之靈亦將含笑于地下也、會津之俗固重學、文士並肩而立、豈無其人乎、將聞有續錄者也、翁之孫子采、仕在吾藩、家久失其書、玉生伯貞與田村翁有舊、子采因得介以借、手自繕寫、使子序之、田村翁會津人、好古不倦、亦向井翁之流云、享和癸亥四月

奉送

芝蘭公子序

天下後世之於諸葛武侯、不惟學者而重之、雖婦人小子咸知其

忠誠仁義稀世之偉人也。實使誦其言、懷其事、觀其流涕、感慨奮發、有不可已者。嗚呼！武侯何以取愛敬于百世之下海嶽之外而能爾也乎？不識因何人爲師、以何友爲輔、據何術爲方、執何心爲道、而以能得至于此也。其所以成者不可知、而其所以由詣者乃可知也。曰靜也、曰學也。以靜居學、擴胸襟、致濶大、清厚寧重、知識精明、納天下於方寸、而萬物春養、決利害於雙眸、而利刀破竹、二十有七年在草廬、所學以得者、取於心而措於事、非有所求于外而足之耳。予陪

公子讀書五閱月、竊辱知遇、講論經史、商榷古今、以拙陋言當詩非之下體、或時忝收攝焉、今

公子將南歸、予狂愚不遜、敢復進言、予見

公子之爲公子之日、猶武侯在草廬之年也、苟能力學而有得焉、

盛大茂都、不難于爲武侯、雖或超軼、其孰能禁之、

從愛集序

澤大夫其字曰竹卿、其室曰竹所、字吾

公所嘗命室、即所自呼也。大夫平居愛竹不休、采輯古人詩及竹者爲若干卷、名曰從愛集。昔東坡爲文與可記其墨君堂、戲以我室爲此君之別館、予亦謂此集爲此君之物色。後漢光武初賤與嚴子陵交、及立爲帝、欲召故人同享其樂、子陵隱匿不出、光武爲之物色、以求天下、普至海隅、可謂其於故人懇切親厚也。今大夫於竹愛之不翅故人、清晨美日、得閑之頃、必對之以解顏、或舉杯賦詩、羨茗迎客、家園所栽、已多且美、何爲復物色、豈又欲賴古人所言、極其形容之詳悉哉。蓋大夫愛之、其愛欲公而不欲私、以天下所愛人之愛之至也、以天下所觀人之觀之廣也、愛能及物、則

物與我相通，不能及物，則物與我乖離。又雖及於物，而其所施偏，則所知者少，而所不知者多。有風雲、有月露、有晴雨、皆客，而竹主也。主爲客點裝，形象萬殊，枝葉而愛之，至竿則私也。竿葉而愛之，至林則私也。林葉而愛之，至天下則私也。如夫一人一詩所觀，猶見人之一支半面，聞人之片言隻語，何足盡其姿態。丰采賢愚得失，終身之全哉。此集之成也。乃知大夫愛之周偏，窮知物性之悉矣。方今大夫職能進退人材，愛憎遠及其於物，用心如是，則其於人者亦可知。故讀此集者，必已知此君物色之詳，而又能知大夫用心之微矣。

牡丹記序

夫雖以一草一木之微眇，有據其樹植栽培灌溉滋長之間，而可見其人之賢愚得失者也。以其始樹植灌溉之人爲我祖先，繼承

其志，使後人可想其物，則亦可因以知爲子爲孫者之賢愚得失也。我

先公在封桑名，君賢于上，大夫良于下，地近於京洛，國富於魚鹽，氣俗和衷，人心穩雅，無鄙野麇屬之態，無儉薄拘束之度。是以諸大夫退政堂後，或從容園庭，或游覽山水，以消餘閑，而清襟懷焉。而大夫與平君園生紫牡丹之異種，分播苗孽，遂入

天苑。

宸賞不已，賜御名以標異之。嗚呼！大夫何以愛養草木，使天地間未嘗生之異種，能生數畝之園，夫數畝之於天地，大海之一泡也。然至於生異種，則天地不若乎數畝，是非天地之不若，蓋大夫風流雅尚，自使之然也。宜乎一時文士喜記其事，以傳之。今之大夫君爲其子孫，承其後，見諸其記文，恨遺種之不存，使方今好

文之士更繼述足相徵之、其色香之殊特者、今雖不可見、宸賞嘗如是矣、則其爲花中之上班已可知也、古大夫之賢、又以是物而可知也、復使其事可繼傳於後世、則今大夫之賢、不慚於其爲子孫、亦可知也、然則牡丹遺苗、雖萎絕已久、使其事及大夫家世賢名、併傳以至不朽、可謂花神猶不死也、是爲序、

書面帖序

夫物之集者衆、則其類不同者必多、其類不同者必多、則其勢必至于輝映煥發、有文章光彩、夫赤固非不美、駢之於白、其美逾章、黃固非不美、僵之於青、其美逾顯、錦綺纂組、非獨繭隻纓、杜曲輞川、非片石涓水、故致物欲多、非徒以誇人、不如是、則不足自娛也、藤伯鵠老而好文、求之於古而不足、又求之於今、詩歌書畫、苟有能者、請而得之、裒集累幅、帖而藏之、以當閑居之觀矣、人老而養

其性、子能幹其盡、則不問其家政而可、况世之是非紛華、不係于已者乎、然耳未聾也、目未瞶也、物來交于吾前、我不得不與之應接、人雖聰明不能聽兩事、而視兩物、伯鵠之於此卷、可爲得能聾能瞶之具、寧靜愉怡、以至壽父者、其必於此有得矣、予借觀此卷而喜之、迺爲之作序、

世々之姿序

天下有用之文字、莫要於紀事、雖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曆、存傳數百十年後、好古君子有考取徵焉、不然詞華穠郁、絢彩燦爛、剪玉綴錦、亦復何用之待、吾儕書生、平素孤燈寒釭、矻矻從事於筆研、老苑於虛文、豈可不耻哉、致仕大夫服部君、弱冠既有著述之志、而又有見於此也、凡耳目之所接、經歷之所由、自官府私室贈答之文字、以及親朋宴會從容談笑、四方傳聞之語言、必書焉而

收之、聞政幹蠱、端緒襍聚、在他人則闕筆束手、茫洋所不能辨、而君獨綽然有餘裕、蓋五十年一日也、而卷帙重大、殆致等身之富、名曰世女之姿、惜哉罹災、失十四五、其幸存者、置之座右、繕寫補緝、致仕後自號曰日記老人、蓋以其有此著述也、書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君今雖就閑處、固一藩之老成、各官違職、高車寶馬、劍佩鏘然、出入政堂者、非子則孫、非族則戚也、而又貽典刑於此書矣、夫人情之於古昔、愈古愈尚、我烏知後人不以此爲金科玉條乎、君子孫防蠹除濕、芸筒藥帙、勿以尋常手澤視之、

送茶山先生序

予久聞山陽有茶山先生、躬有德以能詩、而欲隱于世者也、而我聞其德、不啻通文書有所聞、先生豈無以我爲怠而無志乎、而我西遊寓先生五日、先生收我款懇如故人、乃知不請我以怠而

無志也、予尋就官、上有君長、下有妻孥、進與諸生講業、退獨脩我文、惟恐奔走日用而力不給也、故以二十年間、而通音信者、不過五六次、先生豈無以我爲麁而無禮者乎、而予來江戶、先生既先在藩邸、我往入拜、先生收我、飲酒綢繆、乃知不問我以麁而無禮也、我之於江戶、去之已久、而今偶復來、則朋友故人、或有數歲而相見、乃不得盡捨官事之餘力、專之於先生也、故以一年頃而冒間談宴者、不過五六次、先生豈無以我爲簡而薄情者乎、而先生今將與我別、惻女之情發於言面、乃知不責我以簡而薄情也、我於是乎、見先生待物之弘、而知非獨私於我也、是其世之所以稱有德也歟、然則先生之詩何如也、先生之詩固高矣、而其成之也、其亦與遇人者同其道乎、及命意之初、養之於溫柔敦厚之地、行之於平正寬恕之途、雜之耳聞目見之實、其能博容而有養、猶我

始見時乎、及其得句、自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品彙、以至古今賢達官人野老閨婦孽女之悲忻、咸寫其物之自爾、欲其字必順、其言藹如、其能不棄物、猶我再相見時乎、及其成章、忘有絕人之才、老成之德、日就朋友相質、陶之恐金之捆沙、口之要玉之在璞、其已成、如有所不足、猶我今將別時乎、先生之於詩、已猶是也、夫有斯二者、是以交道之所以日廣、名望之所以日遠也、故其在山陽、播紳之東西行、莫不必過而禮於其廬者也、十年前嘗游在江戶、僅數月間耳、忻而慕之、費而見之、其人之衆、不翅其嘗過而禮者之多也、而去年又再入江戶、留以至今、今年月將周、四方人士聞而喜之、見而識之、爭趨下風、欲以求詩辱其知者、又多於前日之多也、先生其雖欲無聞得乎、文化十二年乙亥二月、

雲湖詩卷序

越之雲湖、非湖也、田也、湖云者、存古也、紀官川氏之功也、享保而上猶湖也、周回二十里、窪然蓄水、魚介所宅也、官川氏之祖、相以爲是可枯以田也、畚鍤雲簇、決之注於海、一夕而澗、是得地之勢、而協民之欲也、年歛一萬七千石、田井々如局之面、而四十餘村、稀密相錯、如下手之始、是艱食就業而生於餘澗也、其毛之者、昔之蘋藻葑蕪、而今之稻粱禾黍也、晝耕而夜讀書、長於此里、同憂樂於斯人者、子孫之繼、承祖德也、地宜松柏、長幹造天、遇風則聲、得月則明、聲者鳴其祖功也、明者昭其先業也、家藏侯公之寶跡、輯四方之題什、命其卷曰雲湖詩卷、是寓之於文字、而張其遺榮也、請而序之、不華夸當今而欲戒告之後也、請者祿齋也、官川氏之後也、序者蒙齋也、白河之儒人也、文化乙亥暮春初六識、

送蘭花河合君序

府朝草創時、英邁卓茂之士、應優得千萬之祿、高位衆庶之上、而不享焉、或潛伏大都喧市之間、或隱遁山川幽遐之地、如荒木村重、石川丈山、是也、鄙凡庸劣、進無所爲、于時、退無所得、于躬、玉冠寶衣、膏粱甘脆、恣逸樂于今日者、莫異闕闕有爲之士、不辭豐祿茂秩、以終始其身者之子孫也、材器有餘於受祿、而不受者、雖其養或乏、子孫無所享其名、則清也、受而持其榮、傳而非其貪者、雖於其躬固不爲汙、然子孫生不肖之子、功名不足當其後、而猶奉之、則其養每有餘、而其意則可耻焉、其道等于先祖、承厚祿美爵、奉養不乏、而聞其名亦不耻者、在今時、姬城大夫蘭花河合君其人、也、君之先以門地闕闕、奉命佐藩先侯、遂爲其大夫、君爲其後、執其政、練達事務、措置益民者甚多、予入江戶、聞人物品藻、以君

爲大夫之領秀、君與我雖不同藩、君爲大夫、我爲士、以官則不可以友、以文則同門、又同好、是以結交、則見其德之謙而好文之深也、君語我曰、姬城淫霖亘月、堤防決壞、田野被水、大傷禾稼、我將往救斯民、君嘗與其民謀、創建倉廩、蓄積米粟、約束審備、固無遺策、但民寡知、循其謀者頗多、不聽者猶在、今往而發之、民忘年之歉矣、然後始聽者益勤於後、不聽者將悔于前也、勤與悔相待、舉國蓄積、逐年愈益備焉、夫示法度之可據、以待民心之自歸、不責成於速、而強同於衆者、是其君之所爲政乎、宜矣、民心服而事必成也、如使其先潛伏隱遁、雖今有君賢其政、不得有施、其養不得有享、獨得清其名耳、故使知祖先不辭祿之悅者、君之賢也、使知祖先之不辭祿而子孫生不肖子之可耻、亦君之賢也、予與君交也淺、猶惜別之老草、况姬城之民、生其地、戴其經綸、以經別之久、

贈

遭喚飢之急乎，予於斯行，益知欲見其不耻之實也。

賜四明翁乞老設宴序

士少而出仕，老而致事，生當升平無事之時，從容掛讓，立人本朝，竭能盡職，得時奉身以退，其出處不慙於古人矣。昔韓文公送楊巨源序，以爲其意同於二疏，蓋稱其能遭榮而樂志也。備藩四明，井上翁以其學篤，伴讀世子，秩進俸豐，青年及白首，而辭官就閑，公家以待翁之祿，而待其子孫，又歲不絕其賜，以優養老酒茶之資，嗚呼！翁遭遇之渥，世所希見也。翁以至日後十日，設筵延客，開張二疏之圖，擊鮮置酒於其前，比榮於古矣。門生故友，序進爲壽，威儀秩々，形色愉々，已而酌無算爵，寬其禮數，而醉者醒者，笑者語者，鸞々鷗々，親疏少長，各々相朋，升婆婆之影於窓牖，而漏吟哦之聲於齒牙，然二疏與楊巨源，去年七十，翁今八十，我雖不知

翁之欲辭，在幾多年前，聞之亦已久矣。其後二疏者跡，而先二疏者心也，而抑亦有由也。備藩法，上可以罷，下不得以請，是以翁差其心於跡也。翁豈可以跡論其前後乎？人苟力學，得如翁，躬行寡過，得如翁，得君保壽，進退以道，得如翁，則皆其所欲也。漢以四百年有二疏，唐以三百年有一楊，豈得多有翁乎？我政治風俗，士大夫廉退儒雅，不出於漢唐之下，宜嘗有其人，而久不得之。至于今日，始得見之於翁，斯宴也，非一家之歡，將鳴盛事於世。若有如班孟堅，則必能使翁爲二疏，有如韓文公，則必能使翁爲楊巨源，今賓客執筆者多，必其使此事傳之，文化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農器便利論序

天下之質者，莫如於農，而文者莫若於文。今欲爲農謀，而有求於文，無乃其事與意相左乎？雨笠晴簑，首低尻高，如野鶴之啄粟，獨

耕一頃田，固無有假于文而足矣。苟欲察事物之情，知試用之宜，與人共依據，如非藉於文，則行而無車也，不可以徧行也。是以質亦不可直任于質也。歟。予嘗行天下之野，觀耕者之所執器械，形狀莫有通三四十里而一同者。蓋物之理，不可不異而然乎。近讀禹貢之所謂白黑墳壤赤埴墳塗泥青黎，舉大數猶繁如是，則農器不可應其土所宜而不造之，何復得厭繁冗叢襍而走簡率焉。農之期豐，猶如武之期勝。孫子十三篇已至運用之博，則戈鋌刀戟鹵楯輜輳，武庫盈積連棟，尚有所不贖。雖贖其制，尚有所不得宜。在彼者區別不同，則在此者不可移用。耳乎長短寬窄起伏輕重，不得不異也。大倉生有志爲天下勸農，周遊諸國，雜考其所見，且聞沙汰無用，存其有用，備論利害，馳所謂質者以此文。古農家者流之仁於民，亦不過此。予嘗閱武具要說者，甲將以百戰之餘，

試用之精，筆贈後人。斯書猶是在，擇者之所取耳。曰器械何以運之，手足何以勤之，思心執心之要在忠厚，行思之道本質朴。守之於身，則爲志；施之於國，則爲風俗。而後讀此書，則農之假文者，其不亦大乎。文政紀元十月。

洗眸百絕序

予嘗登洗眸閣，適雨，悄然深靜，雲霧繚界，我眼所不及，盪浦之觀，幾如一湖。許大，水面閑白，熨以無風，點以雨綫，岸渚淡而艇篷泊焉。蓋如造物爲我設，此一變之觀，於是予恍然自失，不得即下筆。退乃欲有所賦焉，而未能也。然至其陰晴風雷，烟霏開塞，波濤狂恬，變幻百出，其觀變化，更可幾何也。高橋一菴贈書曰：洗眸閣主百絕成，欲以梓之，請子序之。予嘗與閣主語，見其心之所樂，又聞其脩其道之深，夫其心深而樂言山水，則雖不見其集，亦必不

凡也是以序而不辭也。若夫我所欲言而不言者，與窘而不能言者，關主極覽之，容易吟出，能具與其變化，酬酢無究乎？待其刻成，餽一本，則將樂而誦之。予詩又不必作而可。文政二年臘月十五日，哦凍筆書于鱣女堂。

贈花亭岡本君序

昔石川丈山以犯軍法，有功不賞，遂以去之，隱居鳴水之陽，而不復出，惟以善詩得名焉。當時公卿降貴抑賢，欲以入交，天子欲召見，獻和歌以辭，天子亦嘆其不可強見。後世高其餘風，脩葺遺居，刻其遺文，世傳以佳話。岡本君花亭，職屬度支，才優務通，官達在前，一旦以其所見與時不合，其養病之不可改，澹然辭去。石川丈山之時，天下始免兵禍，風俗淳厚，苟見德義之士，則尊奉重之，如鳳鸞芝草，近

世人情奔走利途，首鼠貧富，忤時者雖有德，不見稱。故丈山花亭要是一般之人耳，聲譽顯晦，獨今不及於古也。余近觀花亭詩，如其舉子，則倫理之正，慈愛之情，藹然並行，正燈寺觀楓，則淫聲美色，雖欲誘怵，而不可敢近。聞其辭職時上疏，國家財貨之源末，鑄冶之利害，論量具悉，發之於憂世忠國平生之志，而鑄詞之精高，丈山之集，寧有與此等篇相似乎？雖然二子身且隱，何校詞藝之長短，爭巧拙之尺寸之爲，但自古學者論一代之人物政俗，每不於達官高人，而視隱居皎潔之士，出處去就之跡，則丈山花亭實足以成吾

有德川氏之美哉。然則二子雖欲既全棄捐其身，而處世途之外，豈得然哉。々々々々。文政七年甲申二月。

送黑瀧僚師序

神祖戡定浪華後，謂曰：宇內已無虞，則戒備唯在海外耳。是時海外與我將有事者，不過朱明朝鮮數國，故取譬以刀劍。曰：我鋒在西，不可不甚加淬厲。東邊則夾也，是以雄武傑鷲之將，可新得封者，皆授茅土於海西，必使境廣地險，虓然虎吼，百獸懾伏，帖耳掉尾者，三百有餘年矣。而勢移形變，極西蠻夷，黠智狡猾，放舶破浪，水之所通，舳艫必臻。文化以來，窺我東北，或頻年至，或間三三年至，停船近陸，欺民昭利，託以乞薪水，求米茶，侵襲之跡未形，而其情有難測者，所謂刀劍鋒鏑，今倒持在東方也。夫欲治刀矛者，淬以水火，欲生人材，磨以文武。苟器銳利，人仁義，然後藩屏之任，樹焉。邦國之備嚴焉，津輜之爲地，居奧州盡頭，其爲鋒鏑也大矣。若黠虜復來，必將切受而忙應。君侯開學館，集諸生，講文肄武，成育人材，壯國命脈，然近世士習之陋，文人猶能有欲兼武而備之，武

夫見文人孱弱，輕侮嗤笑，以爲文不足學，是以所執偏長，材美不美，我嘗與黑瀧僚師言之，以嘆焉。僚師學文在昌平，率然之際，有害人者，白刃霍然，歛欲刺我，撲仆奪刃，縛而捕之，其趨捷可驚，各聲足服人。君侯賞增祿秩，尋又還藩，教督諸生，其所得文武全，已足以破彼偏守，頗持之陋，則士必爲之化，朝有濟々之美，野有趨趨之俗。

神祖之所設於西州者，今亦將備于東乎？予昔者所嘆慨，庶乎於僚師之此行而得以忘之也。文政甲申九月十有五日。

賀井口壽山百歲序

予遇赴文士之會于將監橋，主人澤田子曰：濃州養老鄉井口壽山，保壽百歲，將以春三月開壽筵，援客，因有乞言之文，出示讀之，則秦士鉉之辭也。云：翁好文辭，且善書，子孫化其德，或作詩文，或

臨喜池者數人、予之好文字也、人之名言常多、或有雖不相知其
人、爲介者而爲之、或爲不作文字者、應請而爲之、或爲年七八
十者、而猶且爲之、又或爲土地在遠遠者、而傳聞爲之、今井口翁
與上所謂四者皆異、則予之應之亦與人不同也、故耳聞其事、而
思發于內、筆落于紙、而手不暇給、猶子弟遇父祖宴之時、雖不升
其堂、猶接觴詠之間、其故何也、士鉉則故人也、翁則好文辭之人
也、齡則極其高者也、地則與桑名接隣而我近移求交者也、何其
同於祝他人哉、又聞昔者其地多壽父之人、吾桑名處其下流、汲
炊用菊水、則願我父兄之得壽久矣、今聞翁壽之高也、宜矣如忘
其在他姓也、文政八年二月廿二日、

送本莊星溪序

治經學、立基本、涉事務、爲世用、可謂本末兼舉矣、故本不正、則奇

邪雜霸之習滑焉、用不博、則否塞不通也、立之者在勵志、而爲之
者在達才也、志守而可愈固也、才學而可愈伸也、予始與星溪見
殆二十年、少時講經、奉山崎開齋說、後又切磋于精里先生、石梁
老人之門、立基本之已正、而又固爲世用之意、不敢安拘々爲一
經生、侯家拔擢、優給祿秩、矜式諸生、於是奮然欲盡力於國、而脩
德于已者、益厚矣、夫侯國之養諸生、取士大夫之遊倅、進有就官
奉職、裨補政治之責、退有孝弟忠信、移易風俗之望、不可專以文
藝期也、星溪方欲博觀事物之變態、養才德於內、雖道塗之所由
求、益於見聞、欲出迂路、不逕常道、自奧羽、由北陸、舟松洲、窺花、躡
月山、俯北溟、觀區域之廣狹、察民俗之微惡、物產之所殖、都邑之
所據、莫見而不資其志、才學之長、於此行其又應得幾許、還以率
先諸生、學舉本末、實材盈國焉、聞星溪之東來、不復在五六年之

敬

外，予猶生在江戶，將樂聞此行之所獲也。予作序文之後，有妨不得東行探勝，直去西歸，予之所期已差矣。然其跡不出于是，則將并志歸，莫知也。予如幸存，則星溪此時之志，後是以見之，然則此文以與星溪之行跡相違，避去以棲故紙籬中，則寃矣。文政八年秋，欲盡日，

白河古事考序

國之存古事，政也。治今爲經，繹古爲緯，而後俗厚風正矣。故雖以叢爾國，苟存典則，明於文物，則重於當時，稱於後世也。不然則土宇廣濶，人煙蕃殖，亦不過視以爲夷獠純質之地，有今而無古之國。故自古君道立於上，政教脩明，則必有編集之舉，使民通於古而用於今，甄陶開濟，得以達才焉。我白河之稱爲名郡久矣，與羽三州居天下疆界之少半，而白河扼其與天下六十餘州徑還南

北之所經由，在于治世，則爲名勝之區，名公巨卿題詠相臨，在于亂世，則爲要害之郡，塞以一丸之泥，能支吾十萬之軍，未戰而知其不可攻，其不亦盛乎！土人記傳，嘗有往昔記古傳記關物語耳，率皆沿襲，三編猶一編。自天文至天正，六十年間，有二三事實之可取，安能在存其古事乎！前者官命下諸侯，撰封內風土記，我公使臣典等預其事，卒業奉獻，於是我郡始如人聞耳目，聞見不蔽，壑走其所走，山立其所立，而又人事之未屬埋沒者，如宗廣親光之忠莊奮躍，百目木脩理亮之視危授命，政朝之文藻都雅，標々然而出焉，然体裁異宜，檢閱各便，事不以類從，地限封內，故此編衍封內之所限，以及一郡之全，推一郡之全，以極他郡他州之所關涉，頗役歲月之力，收集錄之功，唯悵稀疎歷落，或曠數十年，得牝失牡，有頭無尾，合浦之珠，雖或有還，延津之劍，卒止難合。

方今賢明在上、人文隆盛、風俗偉美、可以綱古者固多、須及今
摺據輯錄、并為古事于後世也、竊惟官之所以脩風土記、而
公繼命此撰者、蓋亦是乎、臣與復幸從事于斯舉、日取紙墨揭國
光、非金石而謀永傳、上奉選述之榮命、下馳好古之私情、然恐才
識淺短、聞見寡狹、徒足當菟園之舊冊、而不得備邦國之墳典也、
文政紀元仲冬念一日、白河藩臣廣瀨典謹撰、

臣等竊惟官之所以脩風土記、而公繼命此撰者、蓋亦是乎、臣與復幸從事于斯舉、日取紙墨揭國光、非金石而謀永傳、上奉選述之榮命、下馳好古之私情、然恐才識淺短、聞見寡狹、徒足當菟園之舊冊、而不得備邦國之墳典也、文政紀元仲冬念一日、白河藩臣廣瀨典謹撰、

